



頸吐氣，其火如縵，直上高三四尺，徐徐散去。已而龜游息如常，向之風雨聲，亦已絕矣。及明，驛吏稍稍而至，羅拜庭下曰：「昨知天使將至，合備迎奉，適緣行旅誤殺一蛇。眾知報冤蛇必此夕為害，側近居人，皆出三五十里外，避其毒氣。某等不敢遠出，止在近山巖穴之中，伏而待旦。今則天使無恙，乃神明所祐，非人力也。」久之，行人漸至，雲當道有巨蛇十數，皆已糜爛。自此無復報冤之物，人莫測其由。逾年，黃門召歸長安，復以金龜進上，泣而謝曰：「不獨臣之性命，賴此生全，南方之人，永祛毒類。所全人命，不知紀極。實聖德所及，神龜之力也。」（出《錄異記》）

#### 寧晉民

唐建中四年，趙州寧晉縣沙河北，有大棠梨，百姓常祈禱。忽有群蛇數千，自東南來，渡北岸，集棠梨樹下為二積，留南岸者為一積，俄見三龜徑寸，才繞行，積蛇盡死。乃各登積，視蛇腹悉有瘡，若矢所中。刺史康日知圖甘棠梨三龜來獻。（出《酉陽雜俎》）

#### 史論

唐史論作將軍時，忽覺妻所居房中有光，異之，因與妻索房中，且無所見。一日，妻早妝開奩，奩中忽有金色龜，如錢，吐五色氣，彌滿一室。後常養之。（原缺出處，明抄本、陳校本作出《酉陽雜俎》）

#### 徐仲

福州，唐貞元末，有村人賣一籠龜，其數十三。販藥人徐仲以五錢獲之，村人云：「此聖龜，不可殺。」徐置庭中，一龜藉龜而行，八龜為導，悉大六寸。徐遂放於乾元寺後林中，一夕而失。（出《酉陽雜俎》）

#### 高崇文

唐贊皇公李德裕曰：「蜀傳張儀築成都城，屢有頽壞。時有龜周行旋走，至是一龜行路築之，既而城果就。予未至郡日，嘗聞龜殼猶在城內，昨詢訪意舊，有軍資庫官宇文遇者，言比常在庫中。元和初，節度使高崇文知之，命工人截為腰帶胯具。」自張儀至崇文千餘載，龜殼尚在，而武臣毀之，深可惜也。（出《戎幕閒談》）

#### 汴河賈客

唐有賈客維舟汴河上，獲了一巨龜，於灶火中煨之。是夕，忘出之，明日取視，殼已焦矣。拂拭去灰，置於食床上，欲食。良久，伸頸足動，徐行床上，其生如常，眾共異之，投於水中，游泳而去。（出《錄異記》）

#### 南人

南人彩龜溺，以其性妒而與蛇交。或雌蛇至，有相趁鬥噬，力小致斃者。彩時，取雄龜置瓷碗及小盤中，於龜後，以鏡照之，既見鏡中龜，即淫發而失溺。又以紙炷火上燄熱，點其尻，亦致失溺，然不及鏡照也。得於道士陳剗。又海上人云，龍生三卵，一為吉弔也。其吉弔上岸與鹿交，或於水邊遺精，流槎遇之，黏裹木枝，如蒲桃焉。色微青黃，復似灰色，號紫稍花，益陽道，別有方說。（出《北夢瑣言》）

#### 閩居敬

新安人閩居敬，所居為山水所浸，恐屋壞，移榻於戶外而寢。夢一烏人曰：「君避水在此，我亦避水至此，於君何害？而迫迕我如是，不快甚矣？」居敬寤，不測其故。爾夕三夢，居敬曰：「豈吾不當止此耶？」因命移床，乃床腳斜壓一龜於戶限外，放之乃去。（出《稽神錄》）

#### 池州民

池州民楊氏以賣鮓為業，嘗烹鯉魚十頭，令兒守之。將熟，忽聞釜中乞命者數四，兒驚懼，走告其親。共往視之，釜中無復一魚，求之不得。期年，所畜犬恒窺戶限下而吠，數日，其家人曰：「去年鯉魚，得非在此耶？」即撒戶視之，得龜十頭，送之水中，家亦無恙。（出《稽神錄》）

#### 李宗

李宗為楚州刺史，郡中有尼方行於市，忽據地而坐，不可推挽，不食不語者累日。所由司以告宗，命武士扶起，掘其地，得大龜長數尺，送之水中，其尼乃愈。（出《稽神錄》）

[返回 >> 太平廣記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